

吳濁流作品集

⑥

台灣文藝 與我



吳濁流作品集⑥

台灣文藝與



吳濁流作品集一卷⑥

臺灣文藝與我

遠行叢刊

門市部：
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中國書城

著者	吳濁流
編者	張良澤
發行	許敏修
督印	沈登恩
出版	遠行出版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
	郵撥：1 0 6 0 3 1
總經理	遠景出版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—2號
	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香港	半島書樓
總代理	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3號5樓F座
新加坡	奧廸書局
總代理	新加坡橋北路333號
印刷所	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	台北市環河南街2段113巷7弄16號
定價	新台幣45元 港幣7.5元
初版	中華民國66年9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版權 • 翻印必究

『吳濁流作品集』總序

張良澤

1. 同爲歷史做交代

吳老！

恕我這樣稱呼您。因爲您一向不喜歡客套，且親近晚輩，所以這樣稱呼您，表示我對您的敬愛和仰慕。

您離開人間整整一年了。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。那一次，您提了一盒漂亮的葡萄，滿頭大汗地來到榮民總醫院，除了家人之外，您是第一個得悉我住院的人。您看到我三天前才開了半圈胸部、輸了六千CC的血，竟還躺在床上校對『鍾理和全集』原稿，便頻頻勸我：人生路程很長，不必急着衝刺，慢慢跑，跑得最久的人便是勝利者。您還自傲地說：您還要幹十年，十年之後便什麼也不做了。

是的，您要做的事情還很多。眼看籌劃半年的「臺灣文藝資料館」就要成立，我却先倒下去

，害得您的計劃中斷；等到我稍稍痊癒而移回臺南四總醫院時，突然接到您的噩耗；前後不過半月而已。

那夜，我着着實實痛哭了一場。男兒眼淚不輕彈，只因我虧欠您太多了。十五年來，您一直呵護着我；您創辦「臺灣文藝」雜誌，我也幫不了忙；受命為「吳濁流文學獎」的評審委員，也未能盡責。頂多只編了您一本小说集『泥沼中的金鯉魚』，而另一本『遊踪萬里戀故鄉』您急着想看，結果拖到今天還沒出版。不過，我是不會讓愛護我的人失望的。

有一種人是創造歷史的，但您不是；您是記錄歷史的人。二者都是人類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先覺者，尤以後者影響後人更大。您生性寧靜淡泊，具有超然的歷史胸懷；狷介不阿，具有犀利的分析眼光。您處處留意，凡認為值得讓後人知道的事情，您便毫無忌諱地以文學的各種型態記錄下來。

我的年齡才及您的一半多一點，可是我發覺我們的心態、人生觀有很多類似點，至少我們都意識到自己存在於歷史夾縫中的生命意義。

您的作品在異族統治之下不得發表，可是您不管能否發表，不求文名於一時，默默地記錄您所處的時代環境、社會真貌。而我，既無能力創造歷史，又無膽識記錄歷史，只能安於下一等人，默默檢拾先覺者們所遺留的文化財產，加以整理、彙編，這種使命也算是對歷史做交代吧。

2. 傲骨凜然的獨行俠

吳老！

滿清把海外「荒島」割讓給日本帝國，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錯誤。不幸，您竟在五年後誕生於這島上。於是，您命中註定要與臺灣共度被扭曲的歷史。

祖父、伯叔們的英勇抗日，影響了您日後愛鄉愛土的情操；書詩家風，塑造了您嚮往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。您在偏僻的新埔鄉間，獨來獨往三十多年，播種愛的種子。雖然那時已由臺灣先知先覺者們掀起一陣陣文化運動、政治運動、農民運動、新文學運動的狂飈，但您不但沒有介入其間，而且只遠遠地嗅到氣息而已。您的憤然崛起，完全是自發的、主動的。

當您憤然摔掉「教諭」紗帽，隻身投奔祖國南京的時候，您看到了汪偽政權底下的同胞也一樣的受日本帝國的割宰，也看到了數千年因襲不變的中國社會。爲了日帝的差別待遇，您又憤然返回家鄉，在「特高」的監視之下，毅然執筆，躲躲藏藏地寫下了『亞細亞的孤兒』。孤臣孽子，滿腔悲憤。

總算黎明的時刻到來了，多少感激多少淚。臺胞五十年的煎熬，祖國八年的抗戰，真是謝天

謝地。

您的筆是一把利劍。您從不用假刀假劍；真劍到底，揭發瘡疤，直刺禍心。在權力、名利之前，您永不低頭。

您長得高頭大馬，粗眉方臉，正值盛壯之年，我可想像這時期的您，一定是個意氣千秋的獨行俠。

3. 沿門托鉢的文化人

吳老！

我認識您的時候，您已變得有些老態了。一個大一學生聽說文學前輩遠道來看他，多興奮呀。那一天，我偕摯友楊日出來迎您，我們就在臺南郊外的田梗間談到夕陽西下。那時的印象，覺得您雖飽經風霜，但和我們一樣的天真和充滿夢想。

您要沒有夢想，怎會把全部積蓄拿來創辦「臺灣文藝」雜誌？怎又把工業公會的退休金悉數充做文學獎金？一個人編、寫、拉稿、跑印刷廠兼發行，每年召開一次文學獎評審會及頒獎大會，做得精疲力倦，做得毀譽參半，您還是苦撐下去。爲什麼要做這樣的傻瓜？只因您有夢想。

您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。試看當今臺灣文壇的幾位健將，或多或少都受到您的恩澤。後人如

• 序 總 •

果翻閱在您手中完成的五十三期「臺灣文藝」，便可知道您培植了多少新秀。

因爲您堅持「臺灣文藝」寧可贈給有心人，也不願意賣給無心人，所以出版經費一度陷入困境。您曾親訪多位富人，結果往往失望而歸。倒是一些窮朋友很支持您。說真的，每次看到「臺灣文藝」封底印着贊助者的名單，雖不相識，但敬佩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
4. ㄉㄛㄣˇㄩㄣˇㄉㄛㄣˇ 的 不 是 文 學

吳老！

跟從您這麼久，唯一感到不便的是語言。您跟我講話，慣用國語夾雜日語；而國語又是客家、閩南參半；至於日語，不知是我的聽力差還是您的發音不確，總共合起來只能聽懂七分。不過由於我們無暇鬼扯，每次都匆匆忙忙辦正事，所以我還能把握談話的主題。

前年，我邀您來成大中文系演講「回顧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」，學生們每聽到您重複一句：「ㄉㄛㄣˇㄩㄣˇ 的 不 是 文 學」，便蹙眉搖頭，他們知道您一再重複，必是一句相當重要的話，但苦於不知所云。於是，我上臺替您在黑板上寫着：「拍馬屁的不是文學」。學生們恍然大悟，哄堂大笑！

過後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學生能牢記您這句話。而我，早就知道這是貫穿您一生的文學觀。假

若引用您的一句話來說明您的人生觀，那便是：「要經得起歷史的批判，對得起子孫。」同樣引您一句話來說明您的文學觀，則便是：「拍馬屁的不是文學。」

由這句話，可以印證您的許多文學理論。譬如您強調文學的獨立性、藝術性，文學不可變為政治工具或商品，更不能讓強權來強姦。

雖然您的口音難懂，但寫成文字却鏗鏘有力，擲地有聲，那該歸功於您深厚的漢學基礎。然則由於您半輩子讀日本書，所以您的原稿大多以日文起草，而後細細推敲翻譯，更顯得文句精鍊有致。像您這般年紀而如此下工夫，不知當今還有幾人？

其實語言文字都是次要的問題，最重要的是作品背後的思想，這恐怕是時下患了思想貧血症的青年作者所無法企及的。

您的作品是屬於「臺灣的」，更是屬於「中國的」。

5. 所有著作

吳老！

由於一個日本文學少女的激勵為契機，您於三十七歲才衝動寫作，發表了處女作「水月」之後，時斷時續，維持到去逝前一個月完成的「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」為止，前後文筆生涯四

十年，到底出了多少書呢？讓我仔細檢點一下，有如下列：

- ①『胡志明』（第一篇）——民國35年9月3日初版，同年10月10日二版。臺北國華書局總發售。
- ②『胡志明』（第二篇：悲戀の卷）——民國35年10月10日初版，臺北國華書局總發售。
- ③『胡志明』（第三篇：大陸篇）——民國35年11月20日初版，臺北國華書局總發售。
- ④『胡志明』（第四篇：桎梏の卷）——民國35年12月25日民報總社發行。
按：以上四篇為日文小說『亞細亞的孤兒』之最初版本，各篇為單行本。
- ⑤『ボツダム科長』——民國37年5月臺北學友書局出版。按：日文，計六十四頁，已絕版。
- ⑥『藍園集』——民國38年8月20日新竹英才印書局出版。
按：漢詩集。計分五篇：劍潭筆淚、長江墨滴、鳳嶺松濤、雙峯餘情、稻江雲影。
- ⑦『アジアの孤兒』——一九五六年日本一二三書房發行。
- ⑧『歪められ島』——一九五七年日本ひろば書房發行。
- ⑨『風雨窗前』——民國47年5月12日苗栗文獻書局總發售。
按：本書為漢詩集，附錄小說二篇：「先生媽」、「陳大人」。另有「騷壇雜感」一文。
- ⑩『孤帆』——楊召慈譯。民國48年6月初版，高雄黃河出版社發行。

按：本書係「アジアの孤兒」中譯本。

⑪ 『亞細亞的孤兒』

——傳思榮譯、黃渭南校閱。民國51年6月10日臺北南華出版社發行。

⑫ 『濁流千草集』

——民國52年4月初版，臺北集文書局出版。

按：本書為漢詩集。內分「五言絕句」、「七言絕句」、「觀峯餘音」、「長江墨滴」、「東遊吟草」、「稻江獨嘯」、「孤島煙霞」、「鳳嶺松濤」、「屯山雲彩」、「淡北雜吟」、「五言律詩」、「七言律詩」、「五言古詩」、「七言古詩」、「補錄」等十五章，另有關漢詩論文四篇冠於前。

⑬ 『瘡疤集』（上）

——民國52年8月臺北集文書局出版。

按：短篇小說集。另有論文二篇及村上知行的讀後感。

⑭ 『瘡疤集』（下）

——民國52年11月臺北集文書局出版。

按：短篇小說、隨筆、論文集。

⑮ 『孤帆』

——楊召慈譯。民國54年10月再版，泛亞出版社發行。

按：本書係「アジアの孤兒」的中譯本，封面劉真題字。扉頁印有：「本書曾蒙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高雄市委員會（48）高市密字第1986號代電嘉勉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（五〇）宣三字第0673號函嘉

許。」

⑯ 『吳濁流選集』（小說）

——民國55年12月10日臺北市廣鴻文出版社發行。

⑰『吳濁流選集』（漢詩、隨筆）——民國56年4月30日臺北市廣鴻文出版社發行。

⑱『談西說東』（臺灣文藝叢書①）——民國58年4月臺灣文藝雜誌社出版。

按：本書分「談西說東」、「東遊雜感」二篇，皆為海外記遊。

⑲『無花果』——民國59年10月10日臺北林白出版社發行。已絕版。

按：本書為作者自傳，寫至臺灣光復初期。已絕版。

⑳『晚香』（臺灣文藝叢書②）——民國60年10月1日臺灣文藝雜誌社出版、

按：本書分「漢詩」、「論文隨筆」二篇。

㉑『泥濘』——民國60年11月1日初版，臺北林白出版社發行。

㉒『夜明け前の台灣——植民地からの告發』（吳濁流選集第一卷）——一九七二年六月

十五日日本社會思想社發行。

按：分二篇：「無花果」、「夜明け前の台灣」。附尾崎秀樹之解說。

㉓『泥濘に生きる——苦惱する台灣の民』（吳濁流選集第二卷）—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

三十日日本社會思想社發行。

按：本卷收「泥濘」、「陳大人」、「ボツダム科長」三篇小說。另附龍川勉之解說。

②④ 『濁流詩草』 (臺灣文藝叢書③) —— 民國62年元月1日臺灣文藝雜誌社出版。

按：本書為先生漢詩總集。計分廿三篇：五絕、七絕、觀峯餘音、稻江獨嘯、孤島煙霞、鳳嶺松濤、草

山雲影、浹北雜吟、長江墨滴、東遊吟草、再來遊雜詠、五律、七律、五古、七古、補錄、晚香、環球吟草、扶桑拾錦、東南亞雜詠、晚霞、雜詠、詩論。另附年譜一章。

②⑤ 『アジアの孤兒——日本統治下の台灣』 ——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五日日本新人物往來社發行。

按：本書為日文重刊。附有戴國輝之解說。

②⑥ 『東南亞漫遊記』 (臺灣文藝叢書⑤) —— 民國62年5月25日臺灣文藝雜誌社出版。

②⑦ 『泥沼中的金鯉魚』 (吳濁流小說選集) —— 張良澤編。民國64年9月1日臺南大行出版社發行。

發行。

②⑧ 『萬里遊踪戀故鄉』 —— 張良澤編。臺南大行出版社發行。排印中。

按：本書為國外旅行之總集。預定民國66年底出版。

以上，我能蒐集到的，都已鑄成圖版，收於本集卷⑥。

當然還有一大半的原稿沒有出版，譬如晚年完成的自傳體小說『臺灣連翹』這部大著作，只在『臺灣文藝』連載了一小部份，您原先就打算像早年『亞細亞的孤兒』一書一樣的，等待來日才問世。相信到那時候，必成雙璧輝映，流傳不朽。

6. 評介剪集

吳老！

說實在的，您的書多是出版社所不敢冒然出版的，因為這年頭賠錢生意沒人要做。然而，當今之世，偏偏是那些賠錢的書才是好書。

整理一下身邊現有的資料，赫然發覺那麼多人撰文評介過您的作品及您的爲人，足見影響之深且遠，何況我沒有讀到的不知有多少。今各剪取其中一段，羅列於後，看看大家對您的觀感如何（當然您一向不計較別人對您的評估），也讓不知道您的人有個粗略的認識。

①中村哲：「序」（收於一九五七年在日出版『歪められた島』）——

△臺灣的風物和文人們，是我依戀不能忘懷的。臺灣出身的知識人士心底所有的，我們當時也有所感觸，心裏也有所知悉的。不是想談文化和人道主義的人們是不能知道的苦惱吧。我們的這種心理，幸賴吳君的文章說出我們所要說的話。不用說，跟吳君同樣在臺灣出身的知識人士，對於本島是有不能或缺的意義的。

△（上略）而且該臺灣的個性中，也有因政治的壓力所形成的歪曲。由亞細亞人全體來講，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實而已，可是正當現在的歷史轉變期，我們應重新對這個島嶼上所發生的人類的記錄，再作

之愛護，而遠走大陸，投奔祖國——生母之後，仍不得溫暖。試想，臺灣人處此環境之下，其可憐相，與被棄孤兒何異？故是書，既可當為一篇小說看，亦可視為一篇哭訴狀，更可作為一篇血淚史。是書之作，因為諷刺日人之無量，亦在嘆訴祖國之寡眷，更可將亡國滋味，永留人間，作後世之殷鑑。

⑦尾崎秀樹：「決戰下的臺灣文學」（收於昭和38年2月出版『近代文學の傷痕』）——

△由「亞細亞的孤兒」的梗概看來，可謂一部充滿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惱的歷程，正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所引起的社會、精神問題的縮圖。吳濁流把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惱描寫得栩栩如生。（中略）他在殖民統治的暴政下，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，偷偷地寫下這部小說。根據自序說，他家前面就是警察署的官舍，那裏有熟悉的特高警察，他為防萬一，寫了兩三張稿紙，就藏在炭籠底下，然後再將原稿疏散到鄉下老家。那就是吳濁流在戰爭下唯一圖存的方法。

⑧村上知行：「『先生媽』的讀後感」（收於民國52年8月出版「瘡疤集」上卷）——

△今日居住在日本，也有不少臺灣出身的作家，可是他們完全只讚美日本人的偉大，日本人的進步，高抬為世界第一。這樣作風，真可以說對臺灣、對日本都是有損無益的。

我讀了吳先生的作品，我認為開拓這種臺灣文學的途徑，吳先生充分有嚮導者的資格。如果臺灣文學的地位能在世界上嶄露頭角，現在對臺灣冷淡的日本人就會覺悟自己的錯誤吧。我想若採用日治時代的背景來寫作，像「先生媽」這樣的作品，是會有更多的出現的吧；只要這樣作品的佳作累積起來，就

夠鋪成臺灣文學堅固的基礎了。（下略）

我常想：做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，臺灣是應有臺灣的文學的。這恰似英國之有愛爾蘭文學一樣。

⑨葉石濤：「臺灣的鄉土文學」（發表於民國54年11月1日出版「文星」第九十七期）——

△吳濁流生活在他們（賴和、張文環、楊逵、龍瑛宗）一樣惡劣的時代，但卻毫不妥協，毫不氣餒；追求真理，默默無聞地埋頭撰寫他的長篇小說「亞細亞的孤兒」，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，他明知這部小說在日本人統治之下，頭不可能有付梓的一天。他不屈服於生活的煎熬，不灰心於未來的黑暗，始終說在日本人統治之下，頭信自己的作品對於臺灣人有所貢獻，這種毅力，這種精神，值得我們頌揚、效法。

⑩葉石濤：「吳濁流論」（發表於民國55年7月「臺灣文藝」第十二期）——

△當歷史的洪流，以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，席捲這海島而去的時候，曾經在臺灣文學的舞台上活躍一時的旗手一個個地慘然倒下去，而且似乎未曾蘇醒過來。嘹亮的歌聲已不復聽見，光芒殞滅，繼而一段闕然無聲的黑夜降臨。在此黑漆漆的暗夜裏，為了尋覓一絲綠微光，有人在地上拾起被丟棄的旗幟，以微弱的聲音搖旗召喚；召集着夥伴，緩緩地起步，蹣跚地踏上旅途，追尋往日的光輝。果然這些人的心血沒有白費；散落在各地孤零零的靈魂，聽到了召喚聲欣然雀躍，一個個地加入了這隊伍，最後形成了一隊雄壯的隊伍。（中略）在這幾乎是年青一代的隊伍裏，我們却驚奇地發現，兩鬢發白的老

之愛護，而遠走大陸，投奔祖國——生母之後，仍不得溫暖。試想，臺灣人處此環境之下，其可憐相，與被棄孤兒何異？故是書，既可當為一篇小說看，亦可視為一篇哭訴狀，更可作為一篇血淚史。是書之作，固為諷刺日人之無量，亦在嘆訴祖國之寡眷，更可將亡國滋味，永留人間，作後世之殷鑒。

⑦尾崎秀樹：「決戰下的臺灣文學」（收於昭和38年2月出版『近代文學の傷痕』）——

△由「亞細亞的孤兒」的梗概看來，可謂一部充滿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惱的歷程，正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所引起的社會、精神問題的縮圖。吳濁流把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惱描寫得栩栩如生。（中略）他在殖民統治的暴政下，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，偷偷地寫下這部小說。根據自序說，他家前面就是警察署的官舍，那裏有熟悉的特高警察，他為防萬一，寫了兩三張稿紙，就藏在炭籠底下，然後再將原稿疏散到鄉下老家。那就是吳濁流在戰爭下唯一圖存的方法。

⑧村上知行：「『先生媽』的讀後感」（收於民國52年8月出版「瘡疤集」上卷）——

△今日居住在日本，也有不少臺灣出身的作家，可是他們完全只讚美日本人的偉大，日本人的進步，高抬為世界第一。這樣作風，真可以說對臺灣、對日本都是有損無益的。

我讀了吳先生的作品，我認為開拓這種臺灣文學的途徑，吳先生充分有嚮導者的資格。如果臺灣文學的地位能在世界上嶄露頭角，現在對臺灣冷淡的日本人就會覺悟自己的錯誤吧。我想若採用日治時代的背景來寫作，像「先生媽」這樣的作品，是會有更多的出現的吧；只要這樣作品的佳作累積起來，就